

China Novelette 2008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谢有顺 编选

2008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 北 村 ◇ 自以为是的人
陈 谦 ◇ 特蕾莎的流氓犯
陈希我 ◇ 罪恶
迟子建 ◇ 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
王十月 ◇ 国家订单
麦 家 ◇ 胡琴
林那北 ◇ 唇红齿白
刘玉栋 ◇ 大鱼、火焰和探油仪
吴 君 ◇ 念奴娇
田 耳 ◇ 拍砖手老柴
胡学文 ◇ 夜色扑面
李约热 ◇ 一团金子

春 叶 ◇ 荒凉岭上





编者简介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本科和文学博士。历任南方都市报编辑（1998年），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一级作家（200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兼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出版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被忽视的精神》、《文学的常道》等著作十几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被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推选为“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

2008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China Novelette 2008

China Novelette 2008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谢有顺 编选

2008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谢有顺
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540-7

I. 2... II. ①中...②谢...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818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3.75 1 插页
字 数 49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代 序

谢有顺

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谢有顺·代
序

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思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

要谈文学的时代性，我以为这是个核心问题。谁都知道，文学在今日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只从文学本身看，已无从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任何技术性的，或者片断性的变革，都不足以解答写作者的难题了；文学要想走出一条宽阔的路，需要有一次整体性的变革。

这场变革，我以为，首要的就是怎样正视生命、培育灵魂，从而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都是有立场的，所谓生命的立场——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达，“温柔敦厚，诗教也”、“思无邪”，说的正是作家中正的性情。以生命，通性情，自内而外，故中国文学

也被称为心学。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以此观点看中国文学，就会明白，何以中国一直来惟诗歌一脉发达，小说则被贬为“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文人历来重一己性情之表达，而轻虚构、描摹实事这一写作路径；文字中要见作者的内在心情（诗歌尤其如此），而非去伪造他人的心情（小说近于伪造）；写作是为天地立心，而非放心（把心放于外，只见事事物物，不见生命和性情）。至“五四”以后，讲科学民主，文化界涌动着一股求事功的暗流，但求事功者，又未必有事功的精神，所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还缺乏超越精神，它不关乎新的文化理想的建立，更不接续中国固有的文化生命，只是一种事功和运动，这样一来，文学的写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了许多，但文学的根本立场却丢了——文学越来越是一种工具或语言的游戏，不再是生命的学问，内在的精神力自然也开始走向衰败。

文学一旦只求事功，对生命的荒凉没有感觉，无法透出对生命的根本肯定，写作就必定倾向于自然和经验。自然和经验，背后关涉的是一种趣味——写作和生活的趣味。这个趣味并不俗。所以，描摹自然实事，书写“经验的我”，一直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这在当时，是一种解放，它弥补了中国文学重性情流露而不及物的局限，使文学有了及物精神。不过，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只有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还只是玩赏一种写作的趣味，而无法在生命的空间上有扩展，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文学的立场，因为除了自然，还有人文，除了“经验的我”，还有“道德的我”、“理性的我”。写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不从生理和身体的生命里超拔出来，不讲道德勇气和超越精神，作家就会很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透显不出作家主体的力量。由此反观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一直沉溺于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的文学，这些年来不过是在延续着量的增长，而无多少质的改变。

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后面对应的正是量的精神，是纷繁的事象，是欲望和物质在作家笔下的疯狂生长，是每年近一千部长篇小说的泛滥性出版。而所谓文学的质，它所对应的则是生命世界、价值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因为经验的我，身体的我，都是假我，惟有价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以前讲文学，多注重讲写法，讲经验世界写得如何活泼、真实，仿佛文学只关乎这些，而无关道德和价值。现在看来，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文学如果不能从生命、灵魂里开出一个新的世界，终究没有出路。

现代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命黯淡，灵魂无所归依，但今日的文学无视这些惨淡的价值事实，只一味地去迎合那些事功层面的趣味，没有气魄张扬一种超越精神，更无法坚持有方向感的灵魂叙事，为心灵内在的力量作证，那个被欲望、物质闷了多年的生命如何才能翻转过来？

想，才有担当和肯定。“现在这时代本很紧张，但大家却闷在这里。究竟所以如此，即因无理想。……如有理想出来，即可成大事功！”（牟宗三语）确实，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自恋于一个小世界，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用强用狠，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说穿了，都在用文学混世界而已，惟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批评也是如此。面对一片狼藉的文学世界，批评中最活跃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从前郑板桥曾说：‘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我们现在写文，要以此存心，以此落墨，才不伤自己，不伤家国。假使写文的人没有尖酸刻薄的心，则天下就好了。”除刻薄之风盛行，批评中言不及义的文字也很多，追问下去，缺乏者有三：一是缺专业精神，无从判断一部作品的好与不好；二是缺真性情，心胸不坦荡、饱满；三是缺基本的肯定，没有生命理想。

要说“先立其大”，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以前，说到立场和理想，仿佛是一个酸词，现在我则愿意大胆、大声地说出来，因为只有精神饱满了，才有可能对时代的萎靡作狮子吼，把现代人的内心重新提振起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即方正，到了这样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时代，更需要一种大方大正的精神，把文学从低迷的趣味里解放出来。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大作家，少有萎靡、低矮的样子，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生命的光辉，有文化理想，也有道德心灵的勇气，从内在精神上说，他们藏身于作品中，走的正是大方大正、径直而行的路。现在，肯走这条路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自然，肯担当、有气魄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因此，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

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在生命上，没有人觉得还需要有所守，需要以不变应万变。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不能放弃肯定，不能不反抗。这是一种精神气魄。

数学上有常数，我想，人类的精神上也有常道，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因此，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

我们都在这个追求变化的时代里闷了太久了。写身体的我，经验的我，从历史和生活的变化上找写作资源，这样的写作路子看来并没有成功——由此照见的人生，多是匍匐在地面上的，无法站立起来，因为文学少了肯定，精神少了常道，生命少了庄严和气魄，就开不出新的文学世界。所以我说，该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这是文学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

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这个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通孔，把闷在虚无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只有这样，整个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大格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失了理想。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广州

目录

谢有顺 ◇ 代序	1
北 村 ◇ 自以为是的人	1
陈 谦 ◇ 特蕾莎的流氓犯	30
陈希我 ◇ 罪恶	54
迟子建 ◇ 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	78
王十月 ◇ 国家订单	110
麦 家 ◇ 胡琴	140
林那北 ◇ 唇红齿白	159
刘玉栋 ◇ 大鱼、火焰和探油仪	192
吴 君 ◇ 念奴娇	228
田 耳 ◇ 拍砖手老柴	246
胡学文 ◇ 夜色扑面	284
李约热 ◇ 一团金子	317
乔 叶 ◇ 最慢的是活着	336

自以为是的人

北村

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下场悲惨。我外公陈明达就是这样。陈明达是我母亲家族里出了名的人物，可是母亲几乎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他。直到我舅舅陈希金患癌症躺在床上，那一年我天天往医院跑，舅舅突然一反常态，开始喋喋不休地跟我说外公的事，我猜是他马上要见到外公了，他恨了一辈子外公，现在有些话不得不说清楚了。

陈明达一九二〇年生东北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他出生时折腾了整整两天，他娘大出血，流了满满一盆，差一点见阎王。父亲骂他是灾星、搅屎棍、绿头苍蝇、吃白食的和红毛番，因为他的头发是红的。外公的父亲陈先德是五里屯有名的年轻地主和乡绅，赚钱是一把好手，骂起人来可不省。事实证明他骂对了：陈明达自打长到五六岁，就开始成为陈先德的耻辱，他在长工们的簇拥下趴在饭桌上学着父亲和母亲赖氏性交时的动作，小屁股一拱一拱，逗得长工们笑得前仰后合，丢尽了陈先德的脸。陈先德拎了他回家，揍他的屁股，可是第二天长工一把蚕豆，他又开始拱屁股。算命先生郑马水说，陈明达是桃花魔头转世投胎，他说对了，不多久陈明达不学父亲拱屁股，却动手玩起了自己的小鸡鸡，这一动手不打紧，一玩就玩了三年，臊得陈先德和赖氏恨不得找地缝给钻了。郎中说是一种病，陈先德就带着他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银子，可陈明达玩小鸡鸡的毛病却未见好。陈明达吞下了一堆药，喝了一桶香灰，仍不管事。可是三年一过，陈明达突然甩手，玩小鸡鸡的毛病不翼而飞。这一年陈明达十岁。

这才是陈先德灾难的开始。大年三十，陈明达把长明灯吹掉，把桌上供奉的猪头肉吃得精光；初一，他拿起笤帚扫地出门。陈先德一把揪起儿子要狠揍，赖氏说过年不能打孩子，陈明达哈哈大笑，逃过一劫，他说神明既然要吃我们的东西过日子，他怎么能保佑我们、给我们粮食和牲畜呢？初一不能扫的垃圾，就不是垃圾，为啥初二又要扫掉呢？父亲纳了两房妾，生下了陈明达的弟弟陈明通之后，突然失去了生育能力，可是他不死心，天天在三个女人间忙个不停。陈明达对父亲说，皇帝有几百个女人，你才三个，我长大了，要搞一百个女人。这话传到街坊，陈明达是桃花魔的臭名远扬。陈先德的小妾私通马伕，生下了一个儿子，失去生育能力的陈先德认下了这个儿子，他认为断子绝孙的耻辱远比戴绿帽子舒服，况且谁又会知道这个秘密呢？他可想错了，陈明达当面让马伕的儿子叫马伕爹。这可不得了，谁都知道陈先德的儿子是马伕生的，气得陈先德一头栽进

天井。幸亏不久这孩子得天花死了。

在床上躺了三个月，陈先德觉得必须管一管这个祸害了，他和赖氏商量，把儿子送去跟骨科名医林如高学正骨和推拿，陈先德认为枯燥的学医生涯兴许能让儿子规矩些，他打算在陈明达学成一名骨科大夫后，再把祖业交给他，多一身功夫总是技不压身嘛，其实作为长子的陈明达令他头痛不已，次子陈明通沉默固执，似乎更是当地主的好材料，但守旧的陈先德还是想让长子继承家业。

陈明达在林如高的骨科呆了三个月，要发疯。林如高天天让他倒马桶，炖人参。陈明达就在人参里放蒙汗药，把师傅放倒，自己跑回了霍童乡。他说赚钱不必学正骨这劳什子，只要有脑袋就行了。陈明达学了三个月，就能给驼背马三的老婆接骨，赚了一枚大洋，用这块大洋给爹娘扯了一块绸缎，做了一身衣裳。陈先德高兴坏了，穿着衣裳走街穿巷，一洗不争气儿子带来的耻辱。邻居街坊的孩子们有样学样，要做衣裳给父母，陈明达就从货郎批发了绸子，卖给那些孩子。街坊的父母人人拿到一身衣裳时，才发觉上当。陈明达赚了有生以来第一笔钱。他对父亲说，我有本事赚钱，我才不学推拿正骨，那是瞎子干的活，我有眼睛，干嘛去学瞎子？陈先德拿他没办法。陈明达赚钱把街坊害了一把，陈先德只能上门赔罪，把那些衣裳收购了事。

陈明达的母亲信佛，天天在家里烧香。她的表哥索性去当了和尚。他对表妹说，你这个儿子业障太深，来世恐怕变马都不成，只能变驴子，不如让他剃度当小和尚好了。赖氏真的动了心。和尚表叔来找陈明达聊天，陈明达说，我给你肉，你吃不吃？和尚说，不吃；陈明达说，我给你鸡蛋，你吃不吃？和尚说，鸡蛋我吃。陈明达就从鸡窝掏了正孵化的鸡蛋煮熟让弟弟拿给和尚吃，和尚一咬到小鸡的头，当场晕倒。父亲拿了棍子追得他满房子跑，陈明达说，这不是鸡蛋吗？你说这不是鸡蛋吗？陈先德无话可说。陈明达还在和尚面前咬鸡腿，把骨头扔在庙门口；他在寺庙的墙上画了男人和女人，用线把他们的阴部连起来。赖氏说，这可怎么得了，再把他留在家里，说不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陈明达说，和尚天天得踩死多少蚂蚁，这不算杀生吗？陈先德觉得这个儿子除了赚钱功夫和自己有得一比，其余就根本不像是他生的。

陈明达又被送回林如高的骨科学推拿。这回他派了一个伙计看住他。陈明达学了半年，就能帮林如高正骨，别人学了三年还在扫地。他要给人整脊，师傅不让他整脊，他不听，有一个抬着进来的几十年的颈椎病人，陈明达趁着晚上没人，自己就给人把脊给整了，那人立马就下地行走，林如高没有办法，只好叫陈明达来领人。陈明达问林如高为什么赶走他儿子？林如高说，你儿子太聪明，我教不了他，他今天能替人整脊，明天就能杀人。

陈明达长到十八岁，变成了一个美男子。他走过租界，那些海关的外国女人都从百页木窗上探出头来看他。外公年轻时眼窝很深，红头发，眼珠有点灰，皮肤白到像年糕似的，可是年老的他却像干瘦得像一只螳螂，和年轻时判若两人。有人说他不是陈先德生的，是赖氏和一个外国巡捕生的私生子，只有陈先德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总之，年轻英俊的陈明达开始招女人，他喜欢跟女人说话，他跟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搭上话，就是上一趟茅房都能遇上个女人。陈先德要把东村地

主彭老五的女儿说给他，陈明达说，我比不上五里屯的女人，她们只会给灶王爷烧香，给祖宗上供。

陈先德住在日本人的新京，却给共产党送盐，给国民党买药，也向日本人交军粮。谁也不得罪。陈先德的父亲老了，就要死了，陈明达的叔叔陈先和对他哥说，咱给爹做个大寿吧。陈先德说，他熬不过一年了，不如死的时候弄排场一些。弟弟听了就很难过，第二年老爷子果然死了，葬礼也果然很排场。陈先德在忙葬礼间歇还打麻将。但葬礼一结束，陈明达的叔叔陈先和就离开了家，把自己那一份家产全给了哥哥，不久成了一名牧师。陈明达对父亲说，叔叔是被你逼走的。陈先德骂儿子，你这个搅屎棍在说什么胡话呢？我没有抢他一寸地，是他自己要给我的，你懂个屁。陈明达却开始对离去的叔叔朝思暮想，叔叔背上行囊毅然抛弃财产离家远走的身影让陈明达兴奋不已。可是若干年后，已经是牧师的叔叔却带了两个共产党领袖的儿子回五里屯藏匿，他把两个孩子交给哥哥陈先德，陈明达这才知道，父亲跟共产党的关系非同寻常，而叔叔跟父亲的关系也并非像他了解的那样不堪。那天夜里，叔叔突然对陈明达说，不信上帝就会下地狱。陈明达说，我不会下地狱，我爹会下地狱，他害过人，我可没有，他把你的财产占了；趁刘四坐日本人的牢，低价把他家的地圈成自己的；他跑到长工刘三泰家里，要睡人家姑娘，人家不愿意，他就强迫她。叔叔说，人犯了一箩筐的罪，只要向上帝认罪，就能上天堂。陈明达就问，我母亲做了一辈子好事，她可不信上帝，她要下地狱吗？叔叔低头沉默了一阵子，说，会的，谁不信上帝都要下地狱。陈明达就说，那我下地狱好了。

十九岁那年冬天，陈明达从县高级中学成回到五里屯，他突然对父亲说，你给共产党送盐是对的。陈先德很惊讶。陈明达说，我读了共产党的书，我要把我那份土地分给穷人。父亲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陈明达说，不分给穷人也成，我就学咱叔，我的地送给明通吧，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我要去关内抗日。陈先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一心想让长子继承他的家业，不论陈明达怎么不听话，如何放荡不羁，陈先德始终认为他要比二儿子陈明通强出好多。陈先德坚决不同意陈明达去抗日，把他关在家里，派家丁看住他。他就绝食，陈先德只好去劝儿子，儿子说，你不是也恨日本人吗？为什么又不让我去抗日呢？陈先德说，这是两码事。陈明达说，这是一码事。他从学校带回来一箱子书，都是关于抗日的，把陈先德吓得半死，要把那些书烧了。陈明达就和父亲打起来，两个大老爷们在地上翻滚，父亲终于打不过他了，只好由他。陈明达把这些书翻得书皮都烂了，就留给弟弟说，我把书留给你，我要去抗日了。弟弟问他，你就这么想当兵？陈明达说，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人家没请他，他自己到人家里来，见东西就拿，我要把日本人赶出去。明通说，你为啥要到关内赶日本人呢，日本人不就在咱家门口吗？陈明达说，我是傻瓜吗？我要在这里抗日，就是找死。

陈明达给弟弟写了张把地让给他的条子，陈明通就给哥哥开门。陈明达带上一袋炒面和几件换洗的褂子，就奔关内去了。在黄河边上他遇见了一个给爹送葬的学生马永生，就鼓动他参加抗日，马永生正死了爹，就跟陈明达走。他听说陈明达把地给了弟弟，就很佩服他。陈明达说，我他妈的不要什么土地，我只要主

义真。

陈明达到了山西，参加了阎锡山的军队。干啥都积极，不久就升了排长，陈明达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只穿了条裤衩在河边上跑。可是马永生说漏嘴，长官知道陈明达是推拿的一把好手，就安排他在医疗室给长官按摩推拿，陈明达很不高兴，要求上战场杀日本人，可是长官不答应，这个长官姓洪，是个团长，塌鼻子，红脸膛，说话像鸟语，爱骂干你老母，是个闽南人。就是他把陈明达留在自己身边的，他对陈明达说，按摩也是抗日工作。陈明达回嘴，按摩是瞎子干的，我要去打仗。洪团长说，你先去火药厂干活，晚上过来给我按摩。陈明达在火药厂学会了做火药，可是他心不在焉，不小心点着了一堆盐硝，烧坏了自己的脚，火药厂的一个护士小吴是个美人胚子，她给陈明达打了半个月的针，陈明达的心开始在胸膛里窜来窜去，这是他第一次爱上一个姑娘。马永生说，你他妈的完了，上不了战场了。陈明达说，我发现了比上战场更吸引我的东西。马永生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一有女人就忘记了大事。陈明达说，我没忘记，我只是先把这事办了再上战场。小吴听说陈明达是抛弃财产来抗日的，就很佩服他，两人一来一往对上眼了。有一次打针的时候，陈明达就抱了亲她，小吴没有挣扎。

陈明达和小吴交往了几个月，被洪团长发现了。接着一个月，小吴就不再和陈明达去河边散步了。陈明达很奇怪，有一天他去给洪团长按摩，看见小吴坐在洪团长的房间里，洪团长给她削水果。陈明达觉得血喷出天灵盖。他回去抱了一包炸药要去炸洪团长，被卫兵摁倒，关进了禁闭室。听说第二天他要拖出去枪毙。第二天一早，他没拖出去，洪团长来了，他对陈明达说，我送你学火药，你要炸死我吗？陈明达说，你做的叫哪档子事呢？洪团长说，怎么解决？用枪还是用刀？陈明达说，傻瓜才决斗，让小吴自己说，她到底想跟谁。洪团长就说，小吴，你要跟他，就走到他身边去，跟我，就随我来。说着他扭屁股走人……小吴看着陈明达说，你不要耍性子，团长可不是坏人。她说，你不会被处分的，可你不要闹了，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上前线吧。说着转身跟洪团长走了。

陈明达被放出来，马永生说，你他妈的完了，人家是自己愿意跟团长的。陈明达说，不对，她并不愿意，她被勾引了。马永生说，你这话说的，啥叫勾引？陈明达说，用权势勾引，小吴不跟他走，以后能有好日子过吗？马永生说，这不对，顶多可以说，小吴是羡慕他当团长。陈明达说，这就够了。晚上，陈明达最后一次把小吴叫到河边，问她，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小吴说，你这个人这么火爆，动不动抱炸药，我可不想被你炸死。陈明达听明白了，说，对，你是自愿的。

陈明达把马永生偷偷叫到山上，说有重要事情商量。马永生跟他上了山，发现陈明达的眼神很怪异。陈明达说，马永生，我发现没有什么爱情这东西，爱情这东西是假的。马永生说，你就爱这么随便说话。陈明达说，我和小吴是相爱的，可她这么快就变了。马永生说，可是你没变啊。陈明达痛苦地说，问题严重就在这里，我也变了，我一听她变心，我对她的爱马上就像鸟一样飞走了，你说我那爱是真的吗？我不但立即就不爱她了，我还恨她！所以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永远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他妈的也不抗日

了。马永生吓了一跳，你说什么？陈明达说，我们一起逃走吧。马永生吓得哆嗦，你为了一个女人就说要当逃兵，你这人也太不是人了吧。陈明达说，我发现誓言和理想都是骗人的东西，我何苦要为它们牺牲？我在家吃喝玩乐不就行了？谁能说我对或者错？马永生说，你谈失败一次恋爱就想这么多，你还活不活了？陈明达说，失败一次还不明白的人，那是傻瓜。马永生说，你变来变去没有原则。陈明达说，去他妈的什么原则，我只做对的事。我们回东北吧，还是呆老家那旮旯踏实。你也别呆在河南，跟我走吧。

两人回到了东北。陈先德见儿子突然回来了，非常高兴，杀了一头猪。陈明达没看见弟弟，陈先德说，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去延安抗日了。陈明达说，可是我现在要回来种地了。陈先德说，你弟弟可以当兵，你不行，你要继承我的家业。陈明达说，我发现你是对的，你让我继承家业是对的，我决定留下来了，我要把北十里堡的那片地开出来，种上油豆。陈先德说，你先娶了媳妇再说，我们给你选了西屯的地主孙德胜的二女儿，明天你挑礼担过去相亲。陈明达说，我不要见她的面，我现在要娶从来没见过面的女人。连陈先德都奇怪了，问，这是什么道理？陈明达说，爱得要死要活的人都会背叛，见面有什么用？一见钟情是假的，那么感情就一定靠培养的。陈先德想了想，说，这话有道理，得，明天我代你去提亲。

说陈明达拿自己的人生做试验，是一点也不假，他总是不按常理来。陈明达娶了孙家女儿孙二姑，开始成天在地里忙。陈先德和儿子分家过，让他独立治理自己的家。陈明达没请丫环，却请了马永生当自己的账房。父亲说你怎么能不请丫环呢？陈明达说，我家小，不需要丫环，我也不想在家养奴才，我们两口子能做完这点事。陈明达做事认真过头，连翻土和往地里撒种都亲自带长工下地。他和父亲的做法不同，陈先德认为东北的土很肥，随便扔颗种子就能收大麦。陈明达却去县里找书看，他认为不同的作物对土地的要求是不同的。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叫小林正则，成天骑车在他的田里转悠，后来陈明达才知道他是关东军的农技师，在十年前日本人来东北之前就提前来给五里屯的土地作过测量和分析，为了给日本人占领东北打前站的。陈明达只听说过军队有牧师，没听过有农技师的。他对父亲说，日本人了不得，干坏事都那么认真。陈明达拜那个叫小林的日本人为师，给自己的地作分析。小林告诉他，土地翻松后要先施些合适的肥，呆一年让它发酵成为熟土。陈明达就按这种方法做，第二年他种的庄稼比村里任何一户都好。陈先德没想到儿子比自己还能干，心里非常高兴。

就在陈先德以为后继有人时，出了一件大事。陈明达的媳妇孙二姑是一个说话低声下气的女人，可是出奇的懒惰。家里的大事，外边的陈明达全包了，里面的也得顾上一半。孙二姑有一个致命的毛病：爱搓上几圈麻将。只要陈明达不在家，她一定出现在邻居周大娘家打麻将。甚至陈明达在家，趁着陈明达泡澡的时辰，孙二姑也要跑过去搓上一轮。陈明达在地里忙得精疲力竭回到家，有时连一口热粥也吃不上，只好自己生火做饭。孙二姑的父亲说，我没见过家里不请丫环的，我女儿可不是丫环。孙二姑倒是脾气好，说她一定会照顾好陈明达的生活。可是她说话就像放屁，在家能呆上三天，第四天她又溜到周大娘家去了。有一次

陈明达被断墙压伤了身子，回到家找伤药，孙二姑还是不在家，陈明达连爬到周大娘家的力气也没有，他的肋骨断了两根。陈明达一个人颤抖着在澡堂里冲澡，冲掉身上的泥。这时的陈明达真正感到了委屈和可怜。孙二姑听马永生说陈明达肋骨断了，慌忙跑回家。陈明达看见了孙二姑，一股火冲上天灵盖，上前就是一个耳光，只听孙二姑的脖子“咔嚓”一声，她就飞到天井里。死了。陈明达一个巴掌打折了她的颈椎骨。

陈明达一巴掌打死老婆的消息传遍了五里屯，连县里的人知道了，大家都在议论，引为奇谈。一巴掌能把老婆打死的男人能有多可恶？陈明达的臭名远扬。再也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孙二姑的父亲告到政府，要陈明达的命。伪满法庭的法官准备判陈明达死刑。陈先德上蹿下跳，送出了几斤的金条，最后以误伤为由给陈明达弄了个劳役三年。最稀奇的是，在法庭上孙二姑的弟弟竟然为陈明达说话，他说姐夫是个好人，他为家庭做牛做马，他不可能要杀姐姐。而姐姐是个赌徒，陈明达这么爱姐姐却要为她去偿命，真的很冤枉。陈明达因此连劳役都改成了一年。陈明达眼泪流下来，说，人心比法庭更公正，法庭能做假，人骗不了自己的心。但怎么说也没用，虽然陈明达免于死，但暴徒的恶名却印在陈明达脑门上了。

常说正直的人往往脾气暴躁，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小人的诡计，只好用脾气解决问题。陈明达自从一掌打死老婆后，变得情绪低落，甚至一蹶不振。他没想到自己能杀人，一个日本人没杀，却杀了自己老婆。过分自责使陈明达无力干任何一件事，所有的家务都让马永生替他操持。马永生对他说，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嘛，你又不是故意的。陈明达说，她是无辜的，她是无辜的。说这话时他落下眼泪来。就在这时，父亲拿来了孙二姑和邻居周大娘的儿子黄金宝私通的证据。原来孙二姑在嫁过来不到一个月就和在县城做文书的黄金宝勾搭上了，他们硬是在累得精疲力竭的陈明达面前私通了整整一年。陈明达目瞪口呆。从此，陈明达在暴徒的恶名上面又加了一顶绿帽子。

这直接导致了陈明达开始了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他去窑子里嫖妓。后来又去日本人在新京开的妓院玩耍。妓院里除了中国女人，有一些从日本穷地方来的日本女人，她们对陈明达言听计从，让他心里很舒服。他把从地里挣来的钱大把大把往这里扔。马永生说，你可不能这么堕落下去，你是有家业的人。陈明达说，在我没弄明白活着究竟有啥意义之前，有什么不能干？现在对我来说，唯一能肯定的是死，既然终究不免一死，那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东西吃下去会变成屎，人烂了也只能肥田，好事坏事，有啥不能干？马永生反驳不了他的话，只好摇头叹气。

陈明达看见那些日本妓女有一个习惯，无论你给她多少钱，她都会做好分内的事，不像有些中国妓女，你给的钱少她就不给你好脸色，催你快完事。所以好多日本妓女都有固定的伙伴。有一个在满铁做信号员的日本老头，是个鳏夫，他走进妓院，新来的小厮问他找谁？他就要发脾气。原来他在这里有一个多年的老伙伴，叫山田美月。陈明达发现这个叫美月的女人一点也不漂亮，年纪一把，得有四十岁了。可是老头每次来只找她，他们一起喝酒，喝完酒不是老头付账，反

倒是美月付账，陈明达很奇怪，有一次他问美月，怎么会是你付账呢？美月说，我是他女人啊。后来陈明达才打听到，老头每个月一次性给美月一笔钱，然后每次扣。有一次陈明达发现老头没来，美月神情憔悴，问她怎么啦？美月说他走了。今天她要去守灵。第二天一早，守了一夜的美月回来了，陈明达发现她的眼睛都哭肿了。陈明达对马永生说，连妓女都懂得怎么做好分内的事，孙二姑怎么连老婆该做的事都不做呢？马永生说，你说这个有什么用？谁也不知道孙二姑不做事，倒是人人认识你这个一掌打死老婆的人，你亏不亏？陈明达骂道，我操他妈的，我才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只做对的事。

马永生问，你嫖女人是对的事么？陈明达就反问：你说为什么嫖女人不对？我爹可以纳妾，我就不能嫖女人？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道理。马永生被问得脸红一块绿一块，说，怎么会有你这样固执的人呢？人是有脸的嘛，嫖女人还真是件荣耀的事不成？陈明达说，对，在我没有弄明白之前，我做啥都不害臊。几天后，陈明达竟然把他在妓院的那些女人一起带到家来听戏，其中有一个陈先德也嫖过，把陈先德臊得。陈明达对他爹说，你有嫖的胆，怎么就不敢见她呢？陈明达此举遭到全家人厌弃。马永生为陈先德鸣不平，骂陈明达，陈明达就把他解雇了。马永生说，你真狠。陈明达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是小人，庸人，没用，好歹不分。马永生说，你嫖女人还带家来，谁好歹不分？陈明达说，先分清真的和假的，再分好的和坏的，明白了吗？

因为陈明达会推拿，所以新嘉坡的日本人颈椎有病都找他，他的功夫不错，基本上按个七八回就能控制住积了十几年的陈疾，于是陈明达的名声传开，于是开了个诊所。关东军的鸟取少将正好患严重的颈椎病，经陈明达推拿了几次，病情明显好转。鸟取把陈明达叫来喝清酒，下围棋，有时鸟取会穿上和服唱能剧。

陈明达的叔父牧师从南方回到东北。他带来了他女儿在南京的噩耗。陈明达从小就喜欢这个堂妹，要不是因为她的堂妹而是表妹的话，他就娶她了。叔父说日本人在南京发了疯似的杀人，至少有几万人死在刀下。日本兵还在南京城里强奸中国女人，堂妹在女子学校当老师，日本人当着她的面强奸她的学生，就在他们要轮奸她的时候，堂妹从五层高的楼上跳了下去。叔父表情非常痛苦，陈明达以为他是为女儿的死而悲伤，叔父突然说，她死，如果是上天堂，我不会这样难过，可是她自杀了，你知道，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陈明达就问，她是基督徒，所以她不能自杀吗？叔父说，是。陈明达问，自杀会怎样？叔父说，信心没有了，自杀是沉沦。陈明达说，你什么意思？沉沦是什么意思？是下地狱吗？叔父捂住脸说，我不想谈这个问题。陈明达坚持不懈，可是我想谈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说堂妹自杀了，所以她沉沦了，下地狱了是吗？叔父说，得救的人是不会自杀的。陈明达愤怒了，什么狗屁道理？人都要被轮奸了还不让自杀吗？她没杀人没放火，她只是不想受污辱，你这个父亲也太缺德了，她想保持一个干净身体所以去死，你却说她不能灵魂得救，这是哪门子学问？叔父说，只有绝望到底的人会自杀，而灵魂得救的人是不会绝望的。陈明达大声说，你不就是说你女儿不能上天堂吗？这样的天堂我也不想去，我宁愿跟她下地狱去，你一个人上天堂吧，你这个伪君子，连女儿都不爱，人死了还诅咒她不能上天堂，你去死吧，我们下地

狱去。陈明达转身就走。叔父的眼泪流下来。

陈明达第二天去给鸟取少将推拿。他突然问鸟取在南京有没有杀人的事，鸟取说，战争不死人是很奇怪的。陈明达说，他们不是军人，你们也杀他们吗？鸟取说，在交战国全民皆兵。气氛一下子僵硬起来。陈明达突然从铃木刚的枪套里拔出枪往鸟取身后的墙上开了一枪，鸟取脸都白了，卫兵冲进来，鸟取突然摆手制止，他严肃地看着陈明达……陈明达说，你不是说全民皆兵吗？我是不是兵？鸟取看了好久，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我敬佩你，来，喝酒。陈明达喝完了杯中的酒，说，我以后不会再来给你治病了。鸟取说，好。

陈先德听说这事，吓得对儿子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既然给人治病，又去跟他理论杀不杀人干什么？陈明达说，治病是治病，理论是理论。陈先德说，你话也说了，枪也开了，你完了。陈明达问，按你说应该怎么办？陈先德说，你恨日本人就在心里恨，埋在心里好了，你不给他治病也行，找个理由，说出来干嘛？我等着替你收尸吧。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过了一个月，鸟取也没有来秋后算账。马永生问陈明达，你怎么出尔反尔呢？你不是不抗日了吗？怎么又惹这祸？陈明达说，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东西，我眼睛看到了，就说出来，我想做的，就去做。

灾难终于发生。有一次陈明达经过大街边，一脚把路边小神社的天照大神像踹翻了，宪兵扑过来，当天陈明达就被抓进了监狱。陈明达在监狱里被打断了一条腿后，放了出来。因为鸟取大将说，陈明达不是个敌人，他只是一个固执的家伙。

没过几天，苏联人就打来了。陈明达莫名其妙地被当作汉奸上了法庭。他的罪名是给日本将军治病，还和日本人一起喝酒、唱能剧。陈明达说，他是我的病人啊。马永生出庭作证，说，他要不是汉奸，鸟取大将为什么保他？就因为他是固执的人，就要保他？全场大笑。陈先德送出了几斤的金条也没用。就在陈明达要拖出去枪毙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陈明达的弟弟陈明通。陈明通当了解放军的参谋，在高岗手下干活。陈先德要陈明通无论如何救自己的哥哥一命。最后陈明达被罚挖了一个月的壕沟，放出来给首长的老婆治病。陈明通告诉哥哥，是马永生告的状，马永生是共产党在新京的线人。陈明达在首长家里见到了马永生，马永生非常尴尬，说，你能原谅我吗？陈明达说，我当然原谅你，我解雇了你嘛，你肯定恨我。马永生说，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也喜欢小吴，可是你根本没留心我的心思，你搭上了她，又没搞成，事情全让你砸了，这事一直埋我心里。马永生分明是在说谎，陈明达却相信了，他笑着拍拍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以后我要是爱上了谁，你就把她给弄走，我们就扯平了。此后，陈明达丝毫不记马永生的仇，还经常拉他喝酒。陈明达就是这么个人，有时精明过头，有时愚蠢透顶，看上去像傻瓜。

战后陈明达一边替人整脊，一边放高利贷挣钱。有时他还在黑市上做些食品买卖，用苏军的望远镜皮带换粮食，然后再拿去卖。挣钱对于陈明达来说仿佛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十天吃上五天肉，喝上俄国红